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呻吟語 倫理

宇宙內大情種，男女居其第一。聖王不欲裁割而矯拂之，亦不能裁割矯拂也。故通之以不可已之情，約之以不可犯之禮，繩之以必不赦之法，使縱之而相安相久也。聖人亦不若是之亟也，故五倫中父子、君臣、兄弟、朋友，篤了又篤，厚了又厚，惟恐情意之薄。惟男女一倫，是聖人苦心處，故有別先自夫婦始。本與之以無別也，而又教之以有別，況有別者而肯使之混乎？聖人之用意深矣！是死生之衢而大亂之首也，不可以不慎也。

親母之愛子也，無心於用愛，亦不知其為用愛，若渴飲饑食然，何嘗勉強？子之得愛於親母也，若謂應得，習於自然，如夏葛冬裘然，何嘗歸功？至於繼母之慈，則有德色，有矜語矣。前子之得慈於繼母，則有感心，有頌聲矣。

一家之中，要看得尊長尊，則家治。若看得尊長不尊，如何齊他？得其要在尊長自脩。

人子之事親也，事心為上，事身次之；最下，事身而不恤其心；又其下，事之以文而不恤其身。

孝子之事親也，禮卑伏如下僕，情柔婉如小兒。

進食於親，脩而不勸；進言於親，論而不諫；進侍於親，和而不莊。親有疾，憂而不悲；身有疾，形而不聲。

侍疾，憂而不食，不如努力而加餐。使此身不能侍疾，不孝之大者也；居喪，羸而廢禮，不如節哀而慎終，此身不能襄事，不孝之大者也。

朝廷之上，紀綱定而臣民可守，是曰朝常；公卿大夫、百司庶官，各有定法，可使持循，是曰官常；一門之內，父子兄弟、長幼尊卑，各有條理，不變不亂，是曰家常；飲食起居、動靜語默，擇其中正者守而勿失，是曰身常。得其常則治，失其常則亂，未有苟且冥行而不取敗者也。

雨澤過潤，萬物之災也；恩寵過禮，臣妾之災也；情愛過義，子孫之災也。

人心喜則志意暢達，飲食多進而不傷，血氣沖和而不鬱，自然無病而體充身健，安得不壽？故孝子之於親也，終日乾乾，惟恐有一毫不快事到父母心頭。自家既不惹起，外觸又極防閑，無論貧富貴賤、常變順逆，只是以悅親為主。蓋悅之一字，乃事親第一傳心口訣也。即不幸而親有過，亦須在悅字上用工夫。幾諫積誠，耐煩留意，委曲方略，自有回天妙用。若直諍以甚其過，暴棄以增其怒，不悅莫大焉。故曰：「不順乎親，不可以為子。」

郊社，報天地生成之大德也，然災沴有禳，順成有祈，君為私田則仁，民為公田則忠，不嫌於求福，不嫌於免禍。子孫之祭先祖，以追養繼孝也，自我祖父母以有此身也，曰：「賴先人之澤，以享其餘慶也。」曰：「吾朝夕奉養承歡，而一旦不復獻杯棬，心悲思而無寄，故祭薦以伸吾情也。」曰：「吾貧賤不足以供菽水，今鼎食而親不逮，心悲思而莫及，故祭薦以志吾悔也。」豈為其遊魂虛位能福我而求之哉？求福已非君子之心，而以一飯之設，數拜之勤，求福於先人，仁孝誠敬之心果如是乎？不謀利，不責報，不望其感激，雖在他人猶然，而況我先人乎？《詩》之祭必言福，而《楚茨》諸詩為尤甚，豈可為訓耶？吾獨有取於《采芣》、《采蘋》二詩，盡物盡志，以達吾子孫之誠敬而已，他不及也。明乎此道，則天下萬事萬物皆盡我所當為，禍福利害皆聽其自至，人事脩而外慕之心息，向道專而作輟之念忘矣。何者？明於性分而無所冀倖也。

友道極關係，故與君父並列而為五。人生德業成就，少朋友不得。君以法行，治我者也。父以恩行，不責善者也。兄弟怡怡，不欲以切偲傷愛。婦人主內事，不得相追隨。規過，子雖敢爭，終有可避之嫌。至於對嚴師，則矜持收斂而過無可見。在家庭，則狎昵親習而正言不入。惟夫朋友者，朝夕相與，既不若師之進見有時，情禮無嫌，又不若父子兄弟之言語有忌。一德虧，則友責之；一業廢，則友責之。美則相與獎勸，非則相與匡救，日更月變，互感交摩，駸駸然不覺其勞且難，而入於君子之域矣。是朋友者，四倫之所賴也。嗟夫！斯道之亡久矣。言語嬉嫺，樽俎嫵煦，無論事之善惡，以順我者為厚交；無論人之奸賢，以敬我者為君子。躡足附耳，自謂知心；接膝拍肩，濫許刎頸。大家同陷於小人而不知，可哀也已！是故物相反者相成，見相左者相益。孔子取友，曰「直」、「諒」、「多聞」，此三友者，皆與我不相附會者也，故曰益。是故，得三友難，能為人三友更難。天地間，不論天南地北、縉紳草莽，得一好友，道同志合，亦人生一大快也。

長者有議論，唯唯而聽，無相直也；有諮詢，謦謦而對，無遽盡也。此卑幼之道也。

陽稱其善以悅彼之心，陰養其惡以快己之意，此友道之大戮也。青天白日之下，有此魑魅魍魎之俗，可哀也已！

古稱「君門遠於萬里」，謂情隔也。豈惟君門？父子殊心，一堂遠於萬里；兄弟離情，一門遠於萬里；夫妻反目，一榻遠於萬里。苟情聯志通，則萬里之外，猶同堂共門而比肩一榻也。以此推之，同時不相知，而神交於千百世之上下亦然。是知離合在心期，不專在躬逢。躬逢而心期，則天下至遇也；君臣之堯舜、父子之文周、師弟之孔顏。

「隔」之一字，人情之大患。故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朋友、上下之交，務去隔，此字不去而不怨叛者，未之有也。

仁者之家：父子愉愉如也、夫婦離離如也、兄弟怡怡如也、僮僕訢訢如也、一家之氣象融融如也。義者之家：父子凜凜如也、夫婦嗃嗃如也、兄弟翼翼如也、僮僕肅肅如也、一家之氣象慄慄如也。仁者以恩勝，其流也和而和；義者以嚴勝，其流也疏而寡恩。故聖人之居家也，仁以主之，義以輔之，洽其太和之情，但不潰其防，斯已矣。其井井然嚴城深塹，則男女之辨也！雖聖人不敢與家人相忘。

父在居母喪，母在居父喪，以從生者之命為重。故孝子不以死者憂生者，不以小節傷大體，不泥經而廢權，不徇名而害實，不全我而傷親。所貴乎孝子者，心親之心而已。

天下不可一日無君，故夷、齊非湯、武，明臣道也。此天下之大妨也！不然，則亂臣賊子接踵矣，而難為君。天下不可一日無民，故孔、孟是湯、武，明君道也。此天下之大懼也！不然，則暴君亂主接踵矣，而難為民。

爵祿恩寵，聖人未嘗不以為榮，聖人非以此為加損也。朝廷重之以示勸，而我輕之以示高，是與君忤也，是窮君鼓舞天下之權也。故聖人雖不以爵祿恩寵為榮，而未嘗不榮之，以重帝王之權，以示天下帝王之權之可重，此臣道也。

人子和氣、愉色、婉容，發得深時，養得定時，任父母冷面寒鐵，雷霆震怒，只是這一腔溫意、一面春風，則自無不回之天，自無屢變之天，讒譖何由入？嫌隙何由作？其次莫如敬慎，夔夔齋栗，敬慎之至也，故瞽瞍亦允若。溫和示人以可愛，消融父母之惡怒；敬慎示人以可矜，激發父母之悲憐。所謂積誠意以感動之者，養和致敬之謂也。蓋格親之功，惟和為妙、為深、為速、為難，非至性純孝者不能。敬慎猶可勉強耳。而今人子以涼薄之色、惰慢之身、驕蹇之性，及犯父母之怒，既不肯挽回，又倨傲以甚之，此其人在孝弟之外，故不足論。即有平日溫愉之子，當父母不悅而亦慍見，或生疑而遷怒者；或無意遷怒而不避嫌者；或不善避嫌愈避而愈冒嫌者，積隙成讐，遂致不祥。豈父母之不慈？此孤臣孽子之法戒，堅志熟仁之妙道也。

孝子之事親也，上焉者先意，其次承志，其次共命。共命，則親有未言之志，不得承也；承志，則親有未萌之意，不得將也；至於先意，而悅親之道至矣。或曰：「安得許多心思能推至此乎？」曰：「事親者，以悅親為事者也。以悅親為事，則孳孳皇皇無以尚之者，只是這個念頭，親有多少意志，終日體認不得？」

或問：「共事一人，未有不妒者，何也？」曰：「人之才能、性行、容貌、辭色，種種不同，所事者必悅其能事我者，惡其不能事我者。能事者見悅，則不能事者必疏。是我之見疏，彼之能事成之也，焉得不妒？既妒，安得不相傾？相傾，安得不受禍？故見疏者妒，妒其形已也；見悅者亦妒，妒其妒已也。」「然則奈何？」曰：「居寵，則思分而推之以均眾；居尊，則思和而下之以相忘，人何妒之有？緣分以安心，緣遇以安命，反己而不尤人，何妒人之有？此人宮入朝者之所當知也。」

孝子侍親，不可有沉靜態，不可有莊肅態，不可有枯淡態，不可有英雄態，不可有勞倦態，不可有病疾態，不可有愁苦態，不可有怨怒態。

子弟生富貴家，口多驕惰淫佚，大不長進。古人謂之豢養，言甘食美服養此血肉之軀，與犬豕等。此輩闖茸，士君子見之為羞，而彼方且志得意滿，以此誇人。父兄之孽，莫大乎是！

男女遠別，雖父女、母子、兄妹、姊弟，亦有別嫌微之禮，故男女八歲不同食。子婦事舅姑，禮也，本不遠別，而世俗最嚴翁婦之禮，影響間，即疾趨而藏匿之；其次夫兄弟婦相避。此外，一無所避，已亂綱常。乃至叔嫂、姊夫、妻妹、妻弟之妻互相嘲謔以為常，不幾於夷風乎？不知，古者遠別，止於授受不親，非避匿之謂。而男女所包甚廣，自妻妾外，皆當遠授受之嫌。愛禮者，不可不明辨也！

子、婦事人者也，未為父兄以前，莫令奴婢奉事，長其驕惰之情。當日使勤勞，常令卑屈，此終身之福。不然，是殺之也。昏愚父母、驕奢子弟，不可不知。

問安，問侍者不問病者，問病者，非所以安之也。

喪服之制，以緣人情，亦以立世教。故有引而致之者，有推而遠之者，要不出恩、義兩字，而不可曉亦多。達觀會通之君子，當制作之權，必有一番見識。泥古，非達觀也。

親沒而遺物在眼，與其不忍見而毀之也，不若不忍忘而存之。

示兒云：「門戶高一尺，氣燄低一丈。華山只讓天，不怕沒人上。」

慎言之地，惟家庭為要；應慎言之人，惟妻子、僕隸為要。此理亂之原而禍福之本也。人往往忽之，悲夫！

門戶可以托父兄，而喪德辱名非父兄所能庇；生育可以由父母，而求疾蹈險非父母所得由。為人子弟者，不可不知。

繼母之虐，嫡妻之妒，古今以為恨者也；而前子不孝，丈夫不端，則捨然不問焉。世情之偏也，久矣！懷非母之跡而因似生嫌，借侍父之名而無端造謠，怨讟忤逆，父亦被誣者，世豈無耶？恣淫狎之性而恩重綠絲，挾城社之威而侮及黃裡，《谷風》、《栢舟》，妻亦失所者，世豈無耶？惟子孝夫端，然後繼母嫡妻無辭於姻族矣！居官不可不知。

齊以刀切物，使參差者就於一致也。家人恩勝之地，情多而義少，私易而公難，若人人遂其欲，勢將無極。故古人以父母為嚴君，而家法要威如，蓋對症之治也。

閨門之中少了個禮字，便自天翻地覆。百禍千殃，身亡家破，皆從此起。

家長，一家之君也。上焉者使人歡愛而敬重之，次則使人有所嚴憚，故曰嚴君。下則使人慢，下則使人陵，最下則使人恨。使人慢，未有不亂者；使人陵，未有不敗者；使人恨，未有不亡者。嗚呼！齊家豈小故哉？今之人皆以治生為急，而齊家之道不講久矣！

兒女輩，常著他拳拳曲曲，緊緊恰恰，動必有畏，言必有驚，到自專時，尚不可知。若使之快意適情，是殺之也。此愚父母之所當知也。

責人到閉口捲舌、面赤背汗時，猶刺刺不已，豈不快心？然淺隘刻薄甚矣！故君子攻人，不盡其過，須含蓄以餘人之愧懼，令其自新，方有趣味，是謂以善養人。

曲木惡繩，頑石惡攻，責善之言，不可不慎也。

恩禮出於人情之自然，不可強致。然禮係體面，猶可責人；恩出於根心，反以責而失之矣。故恩薄可結之使厚，恩離可結之使固，一相責望，為怨滋深。古父子、兄弟、夫婦之間，使骨肉為寇讐，皆坐責之一字耳。

宋儒云：「宗法明而家道正。」豈惟家道？將天下之治亂，恒必由之。宇宙內，無有一物不相貫屬、不相統攝者。人以一身統四肢，一肢統五指。木以株統榦，以榦統枝，以枝統葉。百穀以莖統穗，以穗統粒，以粒統粒。蓋同根一脈，聯屬成體。此操一舉萬之術而治天下之要道也。天子統六卿，六卿統九牧，九牧統郡邑，郡邑統鄉正，鄉正統宗子。事則以次責成，恩則以次流布，教則以次傳宣，法則以次繩督，夫然後上不勞下不亂而政易行。自宗法廢而人各為身，家各為政，彼此如飄絮飛沙，不相維繫，是以上勞而無要領可持，下散而無脈絡相貫，奸盜易生而難知，教化易格而難達。故宗法立而百善興，宗法廢而萬事弛。或曰：「宗子而賤、而弱、而幼、而不肖，何以統宗？」曰：「古之宗法也，如封建，世世以嫡長。嫡長不得其人，則一宗受其敝，且豪強得以豚鼠視宗子，而魚肉孤弱。其誰制之？蓋有宗子又當立家長，宗子以世世長子孫為之；家長以闔族之有德望而眾所推服能佐宗子者為之，胥重其權而互救其失。此二者，宗人一委聽焉，則有司有所責成，而紀法易於修舉矣。」

責善之道，不使其有我所無，不使其無我所有，此古人之所以貴友也。

「母氏聖善，我無令人」，孝子不可不知。「臣罪當誅兮，天王聖明」，忠臣不可不知。

士大夫以上，有祠堂、有正寢、有客位。祠堂，有齋房、神庫，四世之祖考居焉，先世之遺物藏焉，子孫立拜之位焉，犧牲、鼎俎、盥尊之器物陳焉，堂上堂下之樂列焉，主人之周旋升降由焉。正寢，吉禮則生忌之考妣遷焉，凶禮則屍柩停焉，柩前之食案、香几、衣冠設焉，朝夕哭奠之位容焉，柩旁牀帳諸器之陳設、五服之喪次，男女之哭位分焉，堂外弔奠之客、祭器之羅列在焉。客位，則將葬之遷柩宿焉，冠禮之曲折、男女之醮位、賓客之宴饗行焉。此三所者，皆有兩階，皆有位次。故居室寧陋，而四禮之所斷乎其不可陋。近見名公，有以旋馬容膝、繩樞甕牖為清節高品者，余甚慕之，而愛禮一念甚於愛名。故力可勉為，不嫌弘裕，敢為大夫以上者告焉。

守禮不足愧，抗於禮乃可愧也。禮當下則下，何愧之有？

家人之害莫大於卑幼各恣其無厭之情而上之人阿其意而不之禁，猶莫大於婢子造言而婦人悅之，婦人附會而丈夫信之。禁此二害而家不和睦者鮮矣。

只拿定一個是字做，便是「建諸天地而不悖，質諸鬼神而無疑」底道理，更問甚占卜，信甚星命！或曰：「趨吉避凶，保身之道。」曰：「君父在難，正臣子死忠死孝之時，而趨吉避凶可乎？」或曰：「智者明義理、識時勢，君無乃專明於義理乎？」曰：「有可奈何時，正須審時因勢，時勢亦求之識見中，豈於讖緯陰陽家求之邪？」或曰：「氣數自然，亦強作不成。」曰：「君子所安者義命，故以氣數從義理，不以義理從氣數。富貴利達則付之天，進退行藏則決之己。」或曰：「到無奈何時何如？」曰：「這也看道理，病在膏肓，望之而走，扁鵲之道當如是也。若屬續頃刻，萬無一生，偶得良方，猶然忙走灌藥，孝子慈孫之道當如是也。」

謹言不但外面，雖家庭間，沒個該說的話；不但大賓，雖親厚友，沒個該任口底話。